

写作教学资料

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写作教学小组编

一九七二年二月

毛主席語錄

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
《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三卷第八二二頁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
《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三卷第八一四頁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
《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三卷第八二〇頁

毛主席语录

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

《一个整社的好经验》一文摘要（一九五五年十二月）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七〇六页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
第五一六页

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艺术家的基本任务。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
《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三卷第八二八页

627.7
906
64746
★
306

说 明

为了教学需要，我们编印了这本《写作教学资料》。

遵照毛主席关于“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的伟大教导，根据当前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实际，我们对某些文章作了必要的删节和修改。如有错误，请予批评指正。

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写作教学小组
1972年2月

目 录

答北斗杂志社问

——创作要怎样才能好?

.....魯 迅...(7)

我怎样做起小说来

.....魯 迅...(9)

不应该那么写

.....魯 迅...(13)

小品文的危机

.....魯 迅...(15)

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文风

——学习《反对党八股》的体会

.....許 严...(18)

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文风

——学习《对晋綏日报編輯人員的談話》

.....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委员会写作小組...(24)

发扬革命的新文风

.....何革兵...(32)

加强新闻报道队伍的思想建设
.....江虹...(37)

写有分析的短文
.....高宏...(42)

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搞好文艺创作
.....九四二四工人写作班...(45)

怎样写一篇新闻消息?
.....《伊春日报》《工农兵通讯》...(51)

为什么新闻报道枯燥乏味?
.....《文汇报》第二期“红闻班”全体同志...(57)

报道中要正确运用数字
.....《湖南日报》《工农兵通讯》...(64)

学习《北京日报》宣传先进典型王国福的经验
.....《解放军报》记者整理...(66)

焦裕禄的革命精神教育了我们
.....新华社兰考采访小组...(74)

关于写评论文章的几个问题
.....《石家庄日报》评论组...(96)

小评论 威力大

——江苏东台县六里大队的调查报告

.....东台县革委会
 弼港渔业公社革委会联合调查组... (103)

江苏省东台县六里大队

开展小评论活动的经验

.....东台县革委会政治工作部 周 森... (111)

深入实际写好“调查报告”

——谈谈对写“调查报告”的一些认识

.....《宁夏日报》 农 闾... (120)

抓方向 抓特点 抓深度

——采写《贫下中农需要这样的干部》的体会

.....广东省普宁县联合报道组... (123)

向《红旗》杂志学习精心编写稿件

——《红旗》杂志转载《要自觉》一文时的修改情况

.....《辽宁日报》编辑部... (128)

向《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新华社

学习精心编写稿件

.....《辽宁日报》资料组... (136)

报纸常见文体简介(讨论稿)..... (142)

标点符号用法..... (154)

答北斗杂志社问

——创作要怎样才会好？

鲁 迅

編輯先生：

來信的問題，是要請美國作家和中國上海教授們做的，他們滿肚子是“小說法程”和“小說作法”。我雖然做過二十來篇短篇小說，但一向沒有“宿見”，正如我雖然會說中國話，卻不會寫“中國語法入門”一樣。不過高情難却，所以只得將自己所經驗的瑣事寫一點在下面——

一，留心各樣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點就寫。

二，寫不出的時候不硬寫。

三，模特兒不用一個一定的人，看得多了，湊合起來的。

四，寫完後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寧可將可作小說的材料縮成速寫，決不將速寫材料拉成小說。

五，看外国的短篇小说，几乎全是东欧及北欧作品，也看日本作品。

六，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誰也不懂的形容詞之类。

七，不相信“小說作法”之类的话。

八，不相信中国的所謂“批評家”之类的话，而看看可靠的外国批評家的评论。

現在所能說的，如此而已。此复，即請
編安！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鲁 迅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来由，已经在《呐喊》的序文上，约略说过了。这里还应该补叙一点的，是当我留心文学的时候，情形和现在很不同：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

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介绍，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所以“小说作法”之类，我一部都没有看过，看短篇小说却不少，小半是自己也爱看，大半则因了搜寻介绍的材料。也看文学史和批评，这是因为想知道作者的为人和思想，以便决定应否介绍给中国。和学问之类，是绝不相干的。

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和波兰的显克微支。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

回国以后，就办学校，再没有看小说的工夫了，这样的有

五六年。为什么又开手了呢？——这也已經写在《呐喊》的序文里，不必說了。但我的来做小說，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說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沒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沒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說模样的东西塞責，这就是《狂人日記》。大約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沒有。

但是《新青年》的編輯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記念×××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着力的一个。

自然，做起小說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見的。例如，說到“为什么”做小說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須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說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別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給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帶也沒有。中国旧戏上，沒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紙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現在的花紙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對話也决不說到一大篇。

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順口；沒有相宜的白話，宁可引古語，希望总有人会懂，只有自己懂得或連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这一节，許多批評家之中，只有一个人看出来，但他称我为体裁家。

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見过或听到过的緣由，但决不全

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胡说的。

不过这样的写法，有一种困难，就是令人难以放下笔。一气写下去，这人物就逐渐活动起来，尽了他的任务。但倘有什么分心的事情来一打岔，放下许久之后再写，性格也许就变了样，情景也会和先前所豫想的不同起来。例如我做的《不周山》，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而中途去看报章，见了一位道学的批评家攻击情诗的文章，心里很不以为然，于是小说里就有一个小人物跑到女娲的两腿之间来，不但不必有，且将结构的宏大毁坏了。但这些处所，除了自己，大概没有人会觉到的，我们的批评大家成仿吾先生，还说这一篇做得最出色。

我想，如果专用一个人做骨干，就可以没有这弊病的，但自己没有试验过。

忘记是谁说的了，总之是，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若画了全副的头髮，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我常在学学这一种方法，可惜学不好。

可省的处所，我决不硬添，做不出的时候，我也决不硬做，但这是因为我当时别有收入，不靠卖文为活的缘故，不能作为通例的。

还有一层，是我每当写作，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因为那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

杀不足以謝天下的。批評必須坏处說坏，好处說好，才于作者有益。

但我常看外国的批評文章，因为他于我没有恩怨嫉恨，虽然所評的是別人的作品，却很有可以借鏡之处。但自然，我也同时一定留心这批評家的派別。

以上，是十年前的事了，此后并无所作，也沒有长进，編輯先生要我做一点这类的文章，怎么能呢。拉杂写来，不过如此而已。

(一九三三年) 三月五日灯下。

不 应 该 那 么 写

鲁 迅

凡是有志于創作的青年，第一个想到的問題，大概总是“应该怎样写？”現在市場上陈列着的“小說作法”，“小說法程”之类，就是专掏这类青年的腰包的。然而，好象沒有效，从“小說作法”学出来的作者，我們至今还没有听到过。有些青年是設法去問已經出名的作者，那些答案，还很少見有什么发表，但結果是不难推想而知的：不得要領。这也难怪，因为創作是并没有什么秘訣，能够交头接耳，一句話就传授給別一个的，倘不然，只要有这秘訣，就真可以登广告，收学費，开一个三天包成文豪学校了。以中国之大，或者也許会有罢，但是，这其实是騙子。

在不难推想而知的种种答案中，大概总該有一个是“多看大作家的作品”。这恐怕也很不能滿文学青年的意，因为太寬泛，茫无边际——然而倒是切实的。凡是已有定評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就說明着“应该怎样写”。只是读者很不容易看出，也就不能領悟。因为在学习者一方面，是必須知道了“不应该那么写”，这才会明白原来“应该这么写”的。

这“不应该那么写”，如何知道呢？惠列賽耶夫的《果戈理研究》第六章里，答复着这問題——

应该这么写，必須从大作家們的完成了的作品去

領會。那么，不應該那么写这一面，恐怕最好是从那同一作品的未定稿本去学习了。在这里，簡直好象艺术家在对我們用实物教授。恰如他指着每一行，直接对我們这样說——“你看——哪，这是應該刪去的。这要縮短，这要改作，因为不自然了。在这里，还得加些渲染，使形象更加显豁些。”

这确是极有益处的学习法，而我們中国却偏偏缺少这样的教材。近几年来，石印的手稿是有一些了，但大抵是学者的著述或日記。也許是因为向来崇尚“一揮而就”，“文不加点”的緣故罢，又大抵是全本干干净净，看不出苦心刪改的痕迹来。取材于外国呢，則即使精通文字，也无法搜罗名作的初版以至改定版的各种本子的。

读书人家的子弟熟悉笔墨，木匠的孩子会玩斧凿，兵家儿早识刀枪，沒有这样的环境和遗产，是中国的文学青年的先天的不幸。

在沒奈何中，想了一个补救法：新聞上的記事，拙劣的小說，那事件，是也有可以写成一部文艺作品的，不过那記事，那小說，却并非文艺——这就是“不應該这样写”的标本。只是和“應該那样写”，却无从比較了。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小品文的危机

鲁迅

仿佛記得一兩月之前，曾在一种日报上見到記載着一个人的死去的文章，說他是收集“小摆设”的名人，临末还有依稀的感喟，以为此人一死，“小摆设”的收集者在中国怕要絕迹了。

但可惜我那时不很留心，竟忘記了那日报和那收集家的名字。

现在的新的青年恐怕也大抵不知道什么是“小摆设”了。但如果他出身旧家，先前曾有玩弄翰墨的人，則只要不很破落，未將覺得沒用的东西卖给旧貨担，就也許还能在尘封的廢物之中，寻出一个小小的鏡屏，玲珑剔透的石块，竹根刻成的人象，古玉雕出的动物，锈得发綠的銅铸的三脚癩虾蟆：这就是所謂“小摆设”。先前，它們陈列在书房里的时候，是各有其雅号的，譬如那三脚癩虾蟆，應該称为“蟾蜍砚滴”之类，最末的收集家一定都知道，現在呢，可要和他的光荣一同消失了。

那些物品，自然决不是穷人的东西，但也不是达官富翁家的陈設，他們所要的，是珠玉扎成的盆景，五彩绘画的磁瓶。那只是所謂士大夫的“清玩”。在外，至少必須有几十亩膏腴的田地，在家，必須有几間幽雅的书斋；就是流寓上海，也一定得生活較为安閑，在客栈里有一間长包的房子，书桌一頂，

烟榻一張，癡足心閑，摩挲賞鑒。然而這境地，現在却已經被世界的險惡的潮流沖得七顛八倒，象狂濤中的小船似的了。

然而就是在所謂“太平盛世”罷，這“小擺設”原也不是什麼重要的物品。在方寸的象牙版上刻一篇《蘭亭序》，至今還有“藝術品”之稱，但倘將這掛在萬里長城的牆頭，或供在雲岡的丈八佛象的足下，它就渺小得看不見了，即使熱心者竭力指點，也不過令觀者生一種滑稽之感。何況在風沙扑面，狼虎成羣的時候，誰還有這許多閑工夫，來賞玩琥珀扇墜，翡翠戒指呢。他們即使要悅目，所要的也是聳立于風沙中的大建築，要堅固而偉大，不必怎樣精；即使要滿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槍，要鋒利而切實，用不着什麼雅。

美術上的“小擺設”的要求，這幻夢是已經破掉了，那日報上的文章的作者，就直覺的知道。然而對於文學上的“小擺設”——“小品文”的要求，却正在越加旺盛起來，要求者以為可以靠着低訴和微吟，將粗獷的人心，磨得漸漸的平滑。這就是想別人一心看着《六朝文絮》，而忘記了自己是抱在黃河決口之後，淹得僅僅露出水面的樹梢頭。

但這時却只用得着掙扎和戰鬥。

而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着掙扎和戰鬥的。晉朝的清言，早和它的朝代一同消歇了。唐末詩風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輝。但羅隱的《讒書》，幾乎全部是抗爭和憤激之談；皮日休和陸龜蒙自以為隱士，別人也稱之為隱士，而看他們在《皮子文藪》和《笠澤叢書》中的小品文，並沒有忘記天下，正是一榻胡塗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鋒鏑。明末的小品雖然比較的頹放，却並非全是吟風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諷刺，有攻擊，有破壞。這種作風，也觸着了滿洲君臣的心病，費去許多助虐的武將的刀鋒，幫閑的文臣的筆鋒，直到乾隆年間，這才壓制下去了。以